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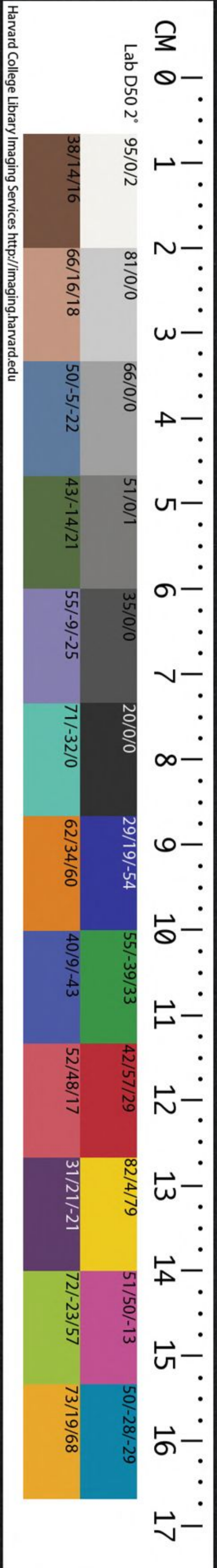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AN 6 1936

T 110.7111.41E

十三經註疏

禮記 廿八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七

鄭氏注

禮記註疏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母也

妾子之妻為其君結紼與為小結固身不厭飾也

此引大傳文也夫如子者不期其妻也

有從重而輕為妾之文也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七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服問第三十六

○陸曰鄭云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

正

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皇君也諸侯

妾子之妻為其君姑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厭婦也

○傳此引大傳文也從如字范才用反為其于偽反註及下皆同齊衰上音咨下七雷反後放此厭於涉

同反下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總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

○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

有從無服而

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謂為公子之外

祖父母從母總麻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

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

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

二統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

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

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

矣為父既練首經除矣為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

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

衰○期音基下及註皆同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大功之麻變

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

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

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

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小功無變也無所變於

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累劣彼反又劣偽反麻之有

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

澡麻斷本

○上時掌反澡音早斷丁管反下文同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

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國**雖

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

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

○免音問下及註不免者皆同去起

呂反下同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

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

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

**國**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

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

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

屨不易也

○為稅上如字下吐外反註及下皆同要一遙反

殤長中變三年

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

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國**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

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

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

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殤未成人文不縛耳

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

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總麻

○長竹丈反算徐音蔬悉亂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

註同為于偽反註除為殤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

在總皆同縛音辱繁飾也

宗之為君也註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

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

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君為于偽反後音皆

亦為此三人○遠于萬世子不為天子服註遠嫌也不服與畿

外之民同也○遠于萬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註

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大子音

同適丁歷反下○大子音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同見賢遍反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

服斬臣從服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

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註妾先君所不服也

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仲君也春秋之

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驂七

音剩為于偽反下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南反乘

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

否註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

以他事不至喪所○錫思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

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

不可奪喪也註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

稅猶免也說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

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免經因勉夫也下無免經并

註皆同徐並音問恐非朝直造反稅吐活反註同說吐活反又始稅反傳曰罪多而刑

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比也或作臯

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註同本亦作例比必利反

也○正義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皇氏曰此言傳曰者即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

其人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傳曰者是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文罪多而刑五喪多

而服五今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

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為夫

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期是重故云有

從輕而重也而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既賤若唯

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

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有從無服而有服

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

也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無服也妻猶從公

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無服而有服

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者雖為

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

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謂為公子之外祖

父母從母總麻○正義曰經唯云公子外兄弟服妻

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

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

為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

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

族故稱外兄弟也○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者

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與於上故更稱傳

豐已充

卷三十七五

及古制

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  
 故葛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  
 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為  
 重故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  
 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  
 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  
 衰者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國**帶其至麤衰  
 ○正義曰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  
 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  
 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  
 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  
 子除於首是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  
 此文主於男子也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  
 麻帶已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云為父既練衰七升  
 者以間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  
 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  
 誤當云七升故間傳云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  
 升是既葬受時為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

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  
 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  
 或有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麤衰者  
 功即麤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麤者謂七  
 升父之衰也今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  
 年之衰則父為長子及父卒為母皆是三年今期喪  
 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總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  
 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  
 母服為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  
 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  
 未葬為前三年之衰為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  
 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為三年  
 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葬其練祥皆行彼謂  
 後喪亦三年既穎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  
 後喪期年未穎之前得為三年之喪而後練也熊氏  
 云為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為母也今鄭註云為父  
 既練衰七升為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  
 既練皆為父卒為母今熊氏云父在為母其義非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  
功之喪也大功之喪者為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  
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  
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  
故云亦如之○**國**大功至皆麻○正義曰言大功初  
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問傳謂之  
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  
差之三十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  
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  
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  
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纚細相似不得為五分  
去一為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  
之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註亦  
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問傳篇具釋也云此  
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  
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  
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  
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

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  
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  
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既  
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  
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  
然重麻故云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  
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  
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  
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與此經文其義得通然  
於問傳之文於義不合按問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  
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文各別則此經文大  
功唯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註云男子經期  
之葛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為期經期帶謂其  
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於鄭註其義稍乖也當以熊  
皇為正也○小功無變也謂凡常小功無變於大功  
以上之服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  
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

三年之葛者謂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  
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  
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  
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  
亦得變之矣。既練遇麻斷本者此明斬衰既練之  
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既練之後  
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  
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  
○既免去經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  
後則脫去其經也。每可以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  
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麻也。既  
經則去之者謂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  
○雖無至服也。正義曰有事則免經如其倫者  
倫謂倫類雖為之不變服其應免經之時如平常有  
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經者解經於免經之於是免  
之時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眾主人必加經也云  
經有不免者解經每可以經必經也云經謂不免但  
云經者謂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經不有免

以服成故也是經有不免者也。○小功不易喪之練  
冠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  
期之斂冠亦不得易也。○如免則經其總與小功之  
者謂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  
經所以為後喪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  
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總不易下經云總小功之經兼  
言總者恐免經不及總故云前經已云於免經之此  
經又云如免則經者前經但云經不云練冠恐小功  
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喪帶者  
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  
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  
亦著練之葛帶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  
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  
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  
初葛帶也。○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  
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  
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為稅者稅謂變易也  
所以總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總與小功麻經既無

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註**稅亦至易也。○正義曰云稅亦變易者以一經之內有變有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也。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經有本為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云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所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成人小功總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總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算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算數如小功則五月總麻則三月。○而反二年之葛者此著麻月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

質略其文不緝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為之總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註**謂大至服總。○正義曰知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以前文云總小功不得變上服則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總麻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總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齊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卒哭則下間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云為殤未成人文不緝耳者緝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

未成人唯在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  
云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  
下服總者喪服傳文。君為天子三年者謂列國諸  
侯之君為天子三年也。○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者  
言諸侯夫人為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為君也諸侯  
外宗之婦為君則夫人為天子亦期也故云如外  
宗之為君諸侯為天子服斬衰喪服正文此記載之  
者謂以夫人如外宗之為君起文以君與夫人故知  
將欲明諸侯夫人為天子故載君為文之首也。○  
外宗至南面。○正義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  
既為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為  
兄弟服斬衰從服期者謂夫與諸侯為兄弟之親在  
於他國諸侯既死來為之服當尊諸侯為天子服斬故  
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也云諸侯為天子服斬故  
夫人亦從服期是為夫之君如外宗也熊氏云凡外  
宗有三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  
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  
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為諸侯服斬為夫人服期是二

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親之婦也若姑之婦從母  
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  
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者按周禮云內女之有爵  
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  
屬之內女是二也引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者證  
外宗之義也。○世子不為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  
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為天子服也。○君所主夫  
人妻大子適婦者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  
喪也非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為妻及  
適子適婦為主也。○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  
士服者此明大夫適子為君夫人大子之服是大夫  
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夫  
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者若  
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為服期今君母非夫人君為  
之服總則羣臣為之無服也。○唯近臣及僕駟乘從  
服者近臣謂闈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駟車右也君之  
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  
故云從服唯君所服服也者君服總則此等之人亦

服總故云唯君所服服也。○**註**妾先至不可。○正義曰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為妾無服唯大夫為貴妾服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為後則為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今以為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吉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為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異義云妾子立為君得尊其母立以為夫人否今春秋公羊既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為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為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

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為天子瞽瞍為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服之已為不可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註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者謂公於卿大

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  
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也言居亦不服其  
當殯斂之事亦弁經也。凡見人無免經者謂已有  
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經者  
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免脫於經也。唯公門有脫  
齊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  
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  
其大功非但廢衰又免去經也。傳曰君子不奪人  
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經之意引舊記以  
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經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  
已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經故許著經也。亦不  
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  
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有免至經也。○  
正義曰謂不杖齊衰者按下曲禮篇云苞屨不入公  
門薦屨杖齊衰之屨既不得入也。此云稅齊衰明不  
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者  
鄭以經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經以差欠  
約之則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其經也。○罪多至列

也者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  
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 間傳第三十七

○陸曰鄭云名間傳者以其  
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

**疏**正義  
曰按

鄭目錄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  
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

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

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註**有大憂者面必深黑

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臬或為似 **○**苴七余反見賢

采思里反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

**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

發於聲音者也

**三**

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俛聲餘從

容也

○俛於起反說文作悠云痛聲折之設反從七容反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

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

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四**

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唯于癸反徐

以水反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

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

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

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

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

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

先食乾肉

**五**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與

音預斂力驗反粥之六反溢音逸劉音實二十兩也暮音暮疏食音嗣下疏食同醯本亦作醢呼兮反下同醴音禮期音基下及註皆同中如字徐竹仲反禫大感反父母之喪居倚闔寢

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芻剪不納大功

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

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拄楣剪屏芻剪不納期而小

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

而牀

芑今之蒲苳也

倚於綺反寢本亦作寢七審反苦始占反枕之鳩反塊

苦對反又苦怪反說吐活反芑戶嫁反翦子賤反牀徐仕良反柱知距反一音張炷反楣音眉復音伏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

之差也 ○去起呂反下去麻同縷斬衰三升既虞卒

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

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緦

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

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

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

葛帶三重謂男子也

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經

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

於小功之經似非也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

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經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



冠此素編者玉藻所云編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  
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  
衰杖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

紛悅之屬如平常也織或作綾○為母于偽反下註  
為後同重直龍反註

三重同縗七戀反緣徐音揅悅絹反要一遙反縗古  
老反又古報反註同織息廉反註同去起呂反下同

糾居黝反下同股音古辟音避朝直遙反紕婢支反  
又音縹緯音謂紛芳云反悅始銳反綾徐息廉反又

音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因上說而問之斬衰之

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說所以

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

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

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

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

尊者不可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

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

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

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

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

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重直龍反註及下  
不言重言重者同

斬衰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首惡貌也者，首是黎黑色，故為惡貌也。大功貌若止者，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鍛布帶履，亦輕其經色，用梟同者，自別表義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若如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總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斬衰唯而不對者，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皇氏以為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按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為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故。鄭彼註云：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狐齊衰小功總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總麻再

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醯酪也。若不食者，小祥食菜果以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小祥食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先飲至厚味。○正義曰：以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父母之喪，居倚廬者，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也。○芻菹不納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之節，即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是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註云：自若居寢是也。○斬衰三升者，此明五服精麤之

麻縷其細如絲故云總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  
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  
此齊至差也○正義曰此齊衰多二等者按喪服記  
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  
篇之二等故云多二等也云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按  
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  
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  
一升此云小功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  
故云大功小功多一等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  
服之經理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  
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  
不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者以  
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  
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斬衰三年者此明父  
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  
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

二

縷既麤疏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  
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謂男子也既虞卒  
哭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  
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  
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  
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  
之也○期而小祥練冠練緣者父沒為母與服同也  
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  
練為中衣以練為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者謂二十五日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  
繼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  
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  
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也○中月  
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  
五月而禫二十七而禫禫而縞者禫祭之時玄  
冠朝服禫祭訖而首著縞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  
吉祭○無所不佩者既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  
服之物無不佩也○**葛帶至常也**○正義曰葛帶  
及古蜀

三重謂男子也以經文直云葛帶三重不辨男女之  
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以  
喪服傳云五服經帶相差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之  
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  
在分爲四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云帶輕既變因爲  
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以  
爲飾也則知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不三重爲飾也云  
婦人葛經不葛帶者按少儀云婦人葛經而麻帶又  
上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故士虞禮  
曰婦人既練說首經不說帶也註云不脫帶齊斬衰  
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其大  
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竝陳及  
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是男女共爲卽  
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  
一股者舊說云所至練之時又三分去一此既葬葛  
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爲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小於  
小功之經似非也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  
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卽與小功首經同所

云同者皆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  
帶去其一股以爲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於小功首  
經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似非也云易服謂爲後喪所  
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  
前喪故云爲後喪所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經去一  
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  
其要恐要帶與首經纒細相似同故云其爲帶猶須  
五分首經去一分耳以首爭於要但婦人避男子而  
重要帶耳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  
冠者證當祥祭之時所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云  
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者引之者  
證此經大祥素縞麻衣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  
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按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  
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纒細當與  
朝服同者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  
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  
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  
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祥除衰杖者以

下三年問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可知也云黑經白緯曰織者載德變除禮文矣云舊說織冠者采纓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脫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織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註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輕之意故云何為易輕者也言有何所為得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既有前喪今又遭後喪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註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

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說所至可貳○正義曰此言包特者謂於此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或云包或云特者斬衰齊衰既是重服舉此言包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卑謂男子卑要婦人卑首欲明卑者可以兩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故得可以兩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事尊正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謂之重葛也○此言至之重葛○正義曰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

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  
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本經大功又既葬其首  
則有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  
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  
麤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但麤細與期同  
其實大功葛經前於服問篇已釋也云婦人經其故  
葛經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經輕於  
練之葛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  
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  
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

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  
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  
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

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

麻者亦包其輕○著張**疏**齊衰至服之○正義曰此

之喪以後服易前服之義也○麻葛兼服之者即前  
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  
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  
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  
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  
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

此言至其輕○正義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  
帶耳者以卑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  
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  
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  
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  
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  
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  
首經是或無經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  
及古閣

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經皆有故須稱重云期以下固  
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矣婦人  
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  
單所以不得稱重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

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

則兼服之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

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

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

總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為于偽反兼

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

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

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

矣斬衰至服之正義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

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初細同則得服後麻兼

前服葛也按服問篇小功總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

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總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

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兼服之服重者

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

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服重至受矣正  
義曰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  
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  
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  
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  
婦人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  
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

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註意明也後既易以滿還反服前喪輕服故文註稍易也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七終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八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三年問第三十八

○陸曰鄭云名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

**疏**正

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二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

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注**稱情而立

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

猶不易也○稱尺證反註及下皆同創鉅者其日久



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

也創音瘡初良反鉅音巨大也也飾情之章表也愈徐音庾差也遲徐直移反倚

於綺反枕塊之鳩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

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

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思如字一音息更反斷丁亂反復

音三年至也哉○正義曰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

伏釋三年之意○三年之喪何也者記者

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云三年喪者意有何義

理謂稱人之情而立禮之節文○因以飾羣者飾謂

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

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者親謂

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

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

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無不也

竝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創鉅者其日久者以釋

重喪所以三年也其事既大故為譬也鉅大也夫創

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云創鉅其日久也痛甚者

其愈遲者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

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

為至痛極也者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病情而立三年

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者

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  
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躪焉踟躕焉  
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  
親也至死不窮

**註** 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  
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  
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

**○**屬音蜀喪息浪反  
又如字巡徐嗣均反  
過徐音戈一音古臥反號音豪戶羔反躪本又作躪  
直亦反徐治革反躪直錄反徐治六反躪躪不行也  
踣徐音馳字或作踣音廚燕於見反雀本又作  
爵啁張畱反噍子流反啁噍聲頃苦穎反知音智

此生至不窮

**○**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也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註** 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

**○**由夫音扶下皆同邪似嗟反人與音餘下君子與同曾則能反焉於虔反

**註** 將由至亂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之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註** 駟之過隙喻疾

也遂之謂不時除也

○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地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也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過古臥反徐音

然則何以至期也註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

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期音基

至親以期斷註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斷

反下是何也註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

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

是象之也註法此變易可以期也註然則至之也○

稱為父母三年何故有父母止有期者此一節釋為

故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父在為母而止於期○

懷故服以三年

成文章義理

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

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期音基

至親以期斷註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斷

反下是何也註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

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

是象之也註法此變易可以期也註然則至之也○

稱為父母三年何故有父母止有期者此一節釋為

故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父在為母而止於期○

為他後及父在為母但以期也。是何也者記者又起問云有何義故以一期矣。○四時則已變矣者答期斷之義也言期是一年之周匝而天氣換矣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者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為今事之始也。○以是象之也者聖人以是之故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言三至母也。○正義曰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為人後者為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為母期事故抑屈應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於期以其本至親不可降期以下故雖降屈猶至於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意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為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  
**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為三年**

為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言於父母**

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  
**加隆焉爾**一木作

一音於乾反焉猶然也一云發  
**然則至期也**○正

聲也註及下同倍步罪反註同  
**義曰此一節釋因**

期及二年之義故設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子加恩隆重故三年焉爾也語助之辭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猶然也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言使其恩不若父**

母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

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

和壹之理盡矣

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

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

聚居純厚之恩也

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

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

盛矣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

來者也

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良

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達謂自天子至於眾人

正盡矣

故此經釋之

及也者焉亦然也

然使恩隆不及於期也則五月不

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

隆者謂恩愛隆重總小功以為殺者謂情理殺薄期

九月以為間者是隆殺之間也

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

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

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以象於五行三

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言五服之節皆取法於

天地中取則於人者則法也天地之中取則於人

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

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

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者既取法天地與人三才竝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

至極降厚也。○未有知其所以來者，也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有能識知所從來也。言不知從何代而來，引孔子云者，論語之文證也。此三年之喪也。○**註**不知至久矣。○正義曰：按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薪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已前，喪服與古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皆用白布也。鄭註：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

### 深衣第三十九

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各口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

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上。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上。與諸侯大夫同，按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朝服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之士，亦用布也。按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亦用布也。按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云：練衣黃裏，註云：練中衣以黃為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註云：緣如深衣之。

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  
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  
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  
緣其諸侯得綃黼為領丹朱為緣郊特牲云綃黼丹  
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  
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  
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  
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  
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  
也練則用練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  
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  
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遂故謂之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言聖人制事

必有法度○應於短毋見膚○衣取蔽形○毋音無

遍長毋被土○為汗辱也○被彼義反為于偽反汙

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

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續或為裕○衽而審反又而鳩反鉤古侯反屬要縫

半下○要一遙反註同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為優

縫扶用反下註同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肘不能不

出入裕衣袂當掖之縫也○裕本亦作脩音各腋也

又作腋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屬幅於衣詘而

至肘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

尺二寸肘或為腕○袂彌世反袂末曰袂帶下毋厭

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難為中也○厭於甲

反徐於涉反下同髀畢婢反徐亡婢反一音步啓反脅許劫反當丁浪反註同又丁郎反中丁仲反又如

字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之以

為上下之殺○應應對之應下同袂圓以應規謂

胡下也○圖音圓胡曲袷如矩以應方袷袷交領也

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袷音劫負繩及踝以應

直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踝胡瓦

跟音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緝○齊音咨亦作齋根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行舉手謂揖讓負繩抱方

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為正下齊如

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

或印則心有異志者與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行下孟反又如字印音仰

餘言非法不服也故規矩

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貴

此衣也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

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

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



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

衣而已○相息亮反完音九費芳貴反又孚沸反註

純之允反又之閏反後皆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

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

飾爲孝纁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大父母音

父母也纁戶對反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

袂謂其口也緣緡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

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緣悅絹反註同廣古曠

音錫按鄭註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古者至篇末口曰純裳邊側曰緡下曰緡也正義曰此一篇

從初至末皆論深衣之制今各隨文解之○古者深

衣蓋有制度者以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

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以應

規矩繩權衡者此則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

短無見膚者深衣所取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

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長毋被士者其衣縱長無

覆被於土爲汙辱也○纁衽鉤邊者衽爲深衣之裳

以下濶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衽其旁邊卽今

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續猶至裾也

正義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

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

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

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其喪服其裳前

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

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

連之不殊裳前後也云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按

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鳥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

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

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為則  
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衽已  
於玉藻釋之故今不復言也○要縫半下○要縫謂  
要中之縫尺寸濶狹半下畔之濶下畔一丈四尺四  
寸財要縫半之七尺二寸○**三**分至寬也○正義  
曰此據裳之一幅分為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  
為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為六寸減此六寸以  
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  
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  
也○裕之高下可以運動其肘○裕謂當臂之處袂中高  
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  
是云運肘也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  
二寸并緣寸半為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  
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于二尺四寸今二  
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服濶二  
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  
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  
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當無骨者帶若當骨

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  
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  
二焉是白帶以下四尺五寸也○制十有二幅以應  
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為二是十二  
幅也○**古**者方領○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嚮下  
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  
但方折之也○負繩及踝以應直○正義曰衣之背  
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  
實負繩也○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  
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  
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  
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  
使人直其政教欲使政教直方其義欲使義事方正  
也○故易云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記者既明方直  
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按鄭註坤之六  
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自然  
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下齊如權衡者  
以安志而平心也者言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

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國**完且至而已。○正義曰可苦衣而易有也。以其完牢乃可於苦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有者以白布爲之。不須黼黻錦繡之屬。是易有也。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者。按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云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者按玉藻。諸侯朝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云庶人吉服深衣者。深衣是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者。所尊俱在。故衣純以續。言具父母。則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續也。○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者。以爲吉。不具。故飾少而深衣。領緣用青。純降於續也。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者純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爲緡。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言表裏合爲三寸。○**國**純謂至寸矣。○正義曰純謂緣之者。解經中二箇純字。一是純袂。二是純邊。皆謂緣之也。云緣袂謂其口也。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故云純袂。則是緣其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緣也。故分明言之云緣緡也。解經緣字。讀爲緡。謂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練。緡。緡。鄭註云。在幅曰緡。在下曰緡。今經云此緡。則深衣之下緣也。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緣也。

### 投壺第四十

○陸曰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

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爲類。宜。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國**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

禮也或云  
宜屬賓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國矢所以投

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

奉之西階上北面○投壺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奉音捧芳勇反下及註皆同徐

音如字下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

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國燕飲酒

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

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枉紆往反哨七笑反徐又以救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

往不直哨不正也樂賓音洛下同一讀上以樂音岳言投壺以樂肴戶肴反重直用反下及註同稅本亦

作脫吐活反請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

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國固之言如故

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

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國不得命

不以命見許國投壺至敬從○正義曰此一節論燕

賓辭及許之事○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面

奉挂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

司射奉中者中謂受算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

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

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

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已是其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  
人文請投壺樂已是重以樂也○**註**上則至北面○  
正義曰士則鹿中按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  
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  
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  
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  
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  
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狸首者別取燕飲之  
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  
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  
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  
圓圈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按鄉射禮將射  
之時司射升自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  
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  
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  
人在東也○**註**燕飲至射也○正義曰知既脫屨升  
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按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

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  
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  
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  
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註**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

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般步于反下同還音旋  
下同辟音避徐扶亦反註

及下**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註**拜送送矢也

辟亦於其階上**疏**賓再至曰辟○正義曰此一經論  
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

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  
遙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  
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  
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  
東授矢與賓○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  
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

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按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日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既拜

送矢又自受矢進卽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

乃揖賓卽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

鄉間相去如射物 ○鄉許 **已拜至就筵** ○正義曰

後就投壺之筵 ○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 ○進卽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 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

之位 ○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 **退** ○退乃至射物

○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卽席相對爲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濶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註云筈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

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

面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

立以請賓侯投

○度徒洛反註同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註則有算悉亂反下皆同

處昌許反坐才臥反又

司射至算與○正義曰前如字下同邪似嗟反

度壺并算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

其壺置於賓主筵南○問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

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則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

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

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

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入算與者既設

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入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亦實入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正義

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算於中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算於中亦者亦鄉射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

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

人亦如之請猶告也順投矢本人也比投不拾也

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

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

反頻也徐扶質反註同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鳩反註及下同為于偽反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

從二馬五字誤拾其劫反下文及註皆同技其

綺反任音而林反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樂音洛





泰命弦至日諾。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曰請奏，狸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狸首之篇。同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人師曰：諾者大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註：弦鼓至節焉。○正義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按下有魯鼓，辟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云。狸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也。按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樂節，故頌中間若一也。按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

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更古衡。此左右至於左。○正義曰：者釋算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取賓主更遞而投於壺者，乃投壺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若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也。○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

奇鈞則曰左右鈞



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

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

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

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

委十則異之其它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

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

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

各執一算以告

○數色主反註同為純音全下及註

同鄭註儀禮如字云純全也奇紀以

反下同遂以奇算告一本此句上更有勝者司射五

字誤鈞居旬反縮色六反直也其它音他勝與音餘

下勝與同說卒投至右鈞○正義曰此一經明投壺

技其綺反說算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

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

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

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

而取之一算為奇者○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

云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

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

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

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若有

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

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說卒已

至以告○正義曰云如數射算者以投壺射之類故

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以取實於左手

謂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

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

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

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  
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  
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  
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  
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  
算謂總斂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  
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謂一委云其  
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

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觴失羊反當飲者皆跪

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酌者亦酌奠於豐上

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

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

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跪其委反奉芳勇反註奉

同飲於鳩反命酌至敬養○正義曰此一節明飲

下飲不勝同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

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

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

子曰諾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

坐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

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

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  
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酌者  
勝黨之弟子○正義曰此鄉射禮文也按彼文云弟  
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  
面坐奠於豐上是也○周禮至射爵○正義曰此  
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為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  
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曰鄉射  
而知也

二十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

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飲不勝者畢

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時也三立馬者

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

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

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直如字又持正爵既

行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

算爵乃行起呂反正爵至徹馬正義曰此一經

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正爵既行者謂正禮罰酒

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為勝者樹標

立其馬也馬各直其算者直當之謂所立之馬各

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當中之西也一馬從

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

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

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

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以慶者一馬從

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

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

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

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以備具

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

勝皆稱曰諾飲不至無豐正義曰云投壺如

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禮觀之知亦三番而止

按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算亦未飲

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算飲

不勝者第三番耦射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

飲卒解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

三者一黨不得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

戎主之黨黨中不能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  
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  
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賦其無  
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  
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  
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  
止按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  
非其義也○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義曰此明飲慶  
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  
投壺禮畢行無算爵之事

**算多少視其坐**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為數也

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坐如字又才臥反註同**籌室中五扶**

**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

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

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籌直由反扶方于反下及註同鋪普烏

反又芳夫反褻息列反處昌慮反**算長尺二寸**其節二扶可也或

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長直亮反註同**壺頸脩七寸腹脩**

**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

**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脩長也腹容斗五升

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園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

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園周圍周二尺七寸

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

○頸吉井反又九領反徐其聲反為于偽反躍羊略反園音圓困去倫反奇紀宐反滑乎八反**矢以**

柘若棘毋去其皮

**注**

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小

分或以棘取無節

**注**柘止夜反本名去上聲算多

皮○正義曰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多少并言壺之

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意彼以

正言也今錄記者既陳王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

○算之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

每人四矢亦人四算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

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同上差寬故七

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注**投壺者人四矢○正義曰

按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注**籌矢至

常處○正義曰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億三十

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

○**注**修長至餘也○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二分益

則為二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

十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為二斗從整數記

之云得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

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

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也於

此壺之圓困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修

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之

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

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

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圓周圓周二十七寸有奇者壺

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

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

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

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

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

壺圓周二十七寸有強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也

鄭之此計據一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圓求

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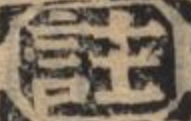
寸五重則有五個八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

及古

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十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二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圓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圓四分去一云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簡鄭之文註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圓周二十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圍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魯令弟子辭曰毋憚毋敖毋偕力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辭令弟子辭曰毋憚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

**者浮**



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

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辭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憚敖慢也偕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

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或作

符踰或為遙

○憚好吾反下同敖也敖五報反又五

又蒲來反浮音縛謀反罰也穉音直吏反為音于



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辭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辭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毋憚毋敖者憚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

得憚而放慢也。母備立毋踰言備立踰言有常爵者毋備立謂不正面前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話若備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辭令弟子辭曰若如是備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辭令辭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晏子至丘據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鼓

○□○□○□○□○□○□○□○□○  
○□○□○□○□○□○□○□○□○  
○□○□○□○□○□○□○□○□○  
○□○□○□○□○□○□○□○□○

辟擊鼓之爵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

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

○圜音圓鼙薄迷反鄭呼為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

然榻音吐臘反口方鼓鄭呼為鼓也  
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  
取半以下為投

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

之細也射謂燕射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

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庭長司正也使者主

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長竹丈反註同  
冠古亂反與音預  
魯鼓○□○□○□○□○□○□○半○□

○□○□○□○□○□○□○□○□○  
○□○□○□○□○□○□○□○□○

○□○□○□○□○□○□○□○□○  
○□○□○□○□○□○□○□○□○

○□○□○□○□○□○□○□○□○  
○□○□○□○□○□○□○□○□○  
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別之  
魯鼓



辟鼓○註云此魯辟擊鼓之節也○圍者擊擊  
 鼓○正義曰以鼓節有圍點有方點故以為圍者擊  
 一擊擊擊若頻有方點則頻擊擊擊聲每擊一圍點則  
 一擊擊擊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  
 ○射謂燕射○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  
 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  
 樂禮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  
 將旅之時使相為司正正義曰經云司射庭長按鄉飲酒  
 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來觀  
 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  
 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為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  
 國子能為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  
 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按國子  
 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亦投壺  
 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  
 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士也云此皆與於投壺

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  
 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明故云與於投壺也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九

禮記註疏卷第五十九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儒行第四十一

○陸曰行音下孟反鄭云以其記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

安人能服人也此註云儒行之時也疏正義曰按鄭目錄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之時也

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此於別錄

屬通論按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

或以遜讓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註

哀公館孔

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服與音餘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

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丘不知儒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

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

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

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

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詩照反註同衣於既反註所衣

也衣少所居同逢掖上如字下音亦長竹丈反註同冠章古亂反註而冠冠長所居同章甫殷冠也單衣

本亦作禪音册祛去居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

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畱久

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

倦使之相代○行下孟反下力行同遽其據反急也數色主反下同更古衡反代也註同一

音加孟反卒七忽反大音泰朝直遙反擯必慎反相悉亮反為于儻反下為孔子同

哀公命席○為孔子居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

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

立有如此者禮席陳也珍善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

道以待聘召懷忠信之德以待見舉用也取進取位

也強居兩反又如字下同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

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

有如此者禮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

幅恒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慢音慢易以豉反下險易同粥徐本作鬻章

六反卑謙貌一音羊六反幅音力反一音逼謂幅恒也恒丹達反驚恒也本或作恨者非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

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

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禮齊難齊莊

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齊側皆反註

同難乃且反註同行皇如字舊下孟反夏戶嫁反為于偽反處昌慮反遠于萬反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

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

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禮祈猶

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

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

賢遍反近附近之近下可近同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  
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  
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  
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國淹謂  
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驚蟲猛鳥猛獸也  
字從鳥驚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  
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

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

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或畏也不習其謀

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為繼樂五孝反又

音岳好呼報反劫居業反沮在呂反註同驚與摯同

音至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程音呈斷音短

直卯反絕也又丁亂反註同浸子鳩反漬子賜反脅

許劫反恐曲勇反怖普路反省所景反量音亮又音

良下同更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自衛反魯

居孟反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  
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  
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  
儒包上下五條賢人之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  
謂也今此一節明衣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  
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為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  
也○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徧知今古之事也○其服

也鄉者其冠服須衣所居之鄉也。丘不知儒服者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依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譏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逢猶至二寸。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是蓬謂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註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為戲。明此時意以為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袂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為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

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按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為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遽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也。○悉數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者畱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更僕則事未可盡也。○哀公命席者哀公既闢孔子所答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為夫子布席也。故註云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於哀

公說儒行修立已身終始之事。○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者，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占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修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力行以待取者，言已修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其自立有如此者，謂自修立已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儒有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嚴勵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與作恒謹慎也。○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已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憊慢然。○小讓如偽者，言讓其小物如似詐偽，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大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慚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註**中中至所畏。○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間。

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偽言之不怙也。也者，怙怙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怙怙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偽然，庾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偽然。與註意不合，非鄭旨也。○如有居處齊難者，此明儒者先以善道豫防備患難之事。○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已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夏日陰，處則涼此竝為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註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也。○愛其死，有以待也者，非解不尊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為也者，言養身為行道德也。○其備預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道，後防患難，有如此在上諸事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競。人

則親而近之。○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者言儒者  
 祈土之福以義自居故云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  
 文以爲富者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爲  
 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  
 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易祿而  
 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  
 得乎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非  
 義不合不亦難畜乎者君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  
 是難畜也。○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於人有  
 如此在上之諸事也。○儒有委之以貨財者此明儒  
 者之行有異於衆挺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儒有  
 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  
 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  
 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  
 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財樂好  
 之利不虧損已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以衆沮之  
 以亦者謂他人劫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見  
 死不更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

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鷙蟲攫搏不  
 程勇者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  
 武勇堪當以否遇卽行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言  
 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  
 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  
 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孔子此  
 言雖託儒爲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  
 欲斬齊之優儒是也。按定十年公與齊侯會於夾谷  
 之地於是孔子爲都禮之事齊人欲劫辱魯君孔子  
 使人拒之而又齊人之樂俳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  
 弄魯君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與門而出齊侯不敢  
 輕魯還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竝歸於魯是夫子之  
 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往  
 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  
 亦不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  
 亦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自行自若也。○過言  
 不再者再更也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再爲之。○流  
 言不極者極爲窮極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



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不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蹇絕其威嚴容止當可畏也。○不習其謀者逢事則謀不豫習也。○其特立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此之行也。○**○**淹謂至順也。○正義曰淹謂浸漬之者言樂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為浸漬也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為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沮或為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鷲蟲猛鳥猛獸也者蟲是鳥獸通名故為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鷲省聲也者言鷲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擊從執下著手鳥鷲從執下著鳥今一鷲包兩義以獸鷲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鷲聲故云聲也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云雖有負者後不悔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敗負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事

所謀之事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

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淫謂傾邪也恣滋味

為溇溇之言欲也**○**溇音辱數所具反**○**儒有至此

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邪謂傾邪也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溇者溇之言欲也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儉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

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甲鎧胄

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胄直又反櫓音魯載音戴本亦作戴鎧開代反兜

丁侯反蓋莫侯反小楯時準反又音允徐辭尹反明儒者自立之事也○此

忠信以為甲冑註云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楯也大

楯也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

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

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

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迥然自立也○雖

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初

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修

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

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

仕有如此者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為牆垣

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篳門荆竹織

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

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堵音覩方

音畢杜預云柴門也圭窬徐音豆說文云穿木戶也

郭璞王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音史左傳作竇杜預

云圭竇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形也蓬步紅反蓬

戶以蓬為戶也甕烏貢反牖音酉以甕為牖并必政

反註同日而一反詔本又作調此者○此明儒者

禮記

卷之九

及古

門謂以荆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也  
穿牆為之如圭矣故云圭窬說文云穿木為戶左傳  
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甕  
牖者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  
者謂牖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  
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如玉之意是合家  
共一衣故言出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  
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故註云二日一  
日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者上君也答之謂已有  
言語君應答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已決竭心力不敢  
疑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也  
言儒者仕官盡忠○上不答不敢以諂媚者已有言語  
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已空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  
○**註**貧窮至為難○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  
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隸門圭  
窬仕為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  
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  
文攷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為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

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

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

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註**稽猶合也古人

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

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

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為身○稽古奚反註同稽

袁註下同推昌誰反註同讒仕咸反毗志**疏**今人

反徐扶至反信依註為伸音中息嗣反**疏**今人  
至此者○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  
於人之事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

永言正  
小人其居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  
世以為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為後世楷模  
法式○適弗逢世者適之也謂已之生於澆薄之時  
不逢明世也○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  
又不為君上之所引取也○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  
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為民下所薦舉  
也○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  
為君所引又不為民所薦唯危者危謂毀害也既不  
比其危亡已者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  
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  
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者起居猶舉動也竟終也  
信讀為伸雖比黨之民共危已而行事舉動猶能終  
伸我己之志操不變易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者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  
病也言常念之也○其憂思有如此者謂儒者身雖  
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之事也○**信**讀如  
屈伸之伸假借字也○正義曰此是信字義當如舒  
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為屈伸之伸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

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

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不窮**不止也幽居

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

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

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

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行下孟反上時

裕羊樹反去起呂反**不窮**有寬裕之事○此明儒

遠于萬反又如字者謂廣博學問而不窮止○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

也又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幽居而不淫

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修整，不傾邪也。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不為困弊不足也。以儒德之備也。禮之以和為貴者，禮以體別為理，人用之嘗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為貴也。忠信之美者，見人有忠信則已美之。優游之法者，優游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已法之。慕賢而容眾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眾也。毀方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鋸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已之方正，下同凡眾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窮至遠人，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為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已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為獨處也。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眾入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鋸，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與眾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下與眾入小合，儒者不與眾入合。

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為屈已同凡亦是君子為道不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

援能有如此者。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為賢臣成之。

○辟音避。下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以達之連下為句。內稱不辟

親者稱舉也。此明儒者舉賢能之事。○儒有內稱不辟親者，稱舉也。不辟親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若祁奚舉讐人解狐也。按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及古

禮言政  
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稱其讐不  
為諂立其子不為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辟也○程功  
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  
為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  
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不望其報  
者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君得其志  
苟利國家欲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  
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  
士無所求為唯苟在利益國家不於身上自求富貴  
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  
此在上  
諸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

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

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

得志則相致遠也

○難乃且反舉如字徐音據

**疏**儒有聞善至此

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  
謂親近者也○爵位相先也者相先謂相讓言儒者  
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忠難相死也  
儒者有患難相為致死也○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  
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乃進也○遠相致也者謂  
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  
其仕明君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  
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

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

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

如此者

**羸**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

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

已為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妒所由生也不

臨深而為高臨眾不以已為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

為多謀事不以已少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

者竝眾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

也○澡音早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羸本又作羸七

奴反翹邪饒反治直吏反註同沮徐在呂反註同

行下孟反註及下註同又如字脫竝**儒**有澡身至

吐外反妒丁路反壞乎怪反又音怪**此**者○此明

身謂能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

自清也○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

○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

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不知○羸而翹

者羸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正行君

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緣有事微疏而起發

之令君上得知也○又不急為也者謂起發之時不

急速而為之也○不臨深而為高者地既高矣不臨

此眾人深下之處更增高猶言不臨此眾人卑賤

處而自尊顯也又臨眾人不以已位高尊而自振貴

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為多者謂已有謀事少

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為多以矜大也○世治不輕者

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爲此經所云  
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爲獨行故更言特立也  
○**國** 麤猶至志也○正義曰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  
已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  
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麤而翹之也云又必  
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如  
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爲也若納已言速疾則被  
衆人所怪如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竝衆  
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己之獨賢  
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  
恒自重  
愛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  
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國**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

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  
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

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近附近之

音古厲力世反分如字錙側其反說文云六**國**上

銖銖音殊說文云權分十黍之重賢知音智**國**上

臣天子至此者○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上不

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

○慎靜而尚寬者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強毅以與

人者若有人與已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已不苟

豐  
記  
流

卷之五十五

及古



故云其規為有如此者也。○**圖**強毅至曰錙。○正義曰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者解經強毅以與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已辨爭言行而彼人為道不正已則不苟且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已之所知勝於先勝賢知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按算法十黍為參十參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

**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

**交友有如此者** **圖**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

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竝如字又步頂反本亦

嫁反厭於豔反行皇音衡又下孟反本方絕句 **圖**儒

立義絕句志行下孟反下註儒行同謗補浪反 **圖**有

合志至此者。○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竝立則樂者謂與知友竝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朋友則已不信其言也。○其行本方立義者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同而進不同而退者謂朋友所為與已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為朋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亦別也第五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

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  
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  
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  
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劣儒  
有大小大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  
尚書臯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為天子諸侯德少則為  
大夫卿士苟達於此儒行  
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  
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  
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兼上  
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已假仁以

為說仁聖之次也

○孫音遜接以輒反又如字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施始豉反斥音尺

**疏**

溫良至此者○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

亦是孔子嫌其斥已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溫  
良者仁之本也者言溫良之性是仁之儒行之本言  
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敬慎者  
仁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慎為地地所以居  
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寬裕  
者仁之作也者言儒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  
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  
能○禮節者仁之貌也言禮儀尊節是仁儒之文章也○  
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悅是仁儒之和悅也○  
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  
恩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  
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已任也○其尊  
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讓謂尊敬於物卑讓  
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

為名言仁亞於聖故假  
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

上不閑有司故曰儒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訕

歡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繫也閑病也言不為

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

充或為統閑或為文郭反註同訕求勿反註同徐音

丘勿反恩胡困反註同累力偽反註同一音力追今

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妄之言無也言

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斬故相戲

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命儒命名

亡無也王音忘尚反虛妄也詬徐音邁又呼孔子至

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

敢以儒為戲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

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

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為戲當時服行加

註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不隕穫於貧賤者隕

獲是困迫失志之貌言已雖遇貧賤不隕穫失志也

富貴不歡喜失節不恩君王者恩辱也言不見恩

謂卿大夫言不以累繫於長上而失志也。不閔有司者閔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以困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闕閔病至自謂。正義曰閔命也釋詁文云不為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云卿大夫解經長上也羣吏解經有司也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在魯哀公不用在齊犁鉏所毀入楚子西所譖適晉趙鞅欲害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畏匡厄陳則身被辱累多矣鄭以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恩累閔病而違道云孔子自謂也鄭知者以此一儒在衆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與孔子相會故知孔子自謂也。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者此一節明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妄無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為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謂之為儒以儒相詬病者詬病猶耻辱也言今世以命之為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以儒斲故相戲。正義曰在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丘長萬為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斲之長萬

宋大夫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長萬病之後弑閔公杜云戲而相愧曰斲。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家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儒行至時服。正義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按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為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於孔子卒哀公誅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為戲是當時斲服非久也



